

潮來了



一：失去馬鞍藤之後

「從前這裡長著馬鞍藤。」仙人掌迎著海風，用力展開金黃泛翠的花苞。「靠近海浪的那邊有濱刺麥戍守。」「為甚麼現在都不見了？」白花咸豐草輕輕的搖。

「河口對岸護養的紅樹林面積越來越大，浪潮湧過來，將這邊的沙岸沖蝕得快要變成潟湖了。」

「堤上的白花狗尾草在這裡很久了嗎？」

「不久。園丁種樹時，和泥土一起移居過來的。」

「我算是新來乍到的了。」白花咸豐草說。

「是呀，上個月防風林裡清出一些棄土，倒在堤防上。你是伴著棄土來的。」

風有時向海面吹，咸豐草望著遠去的浪，看飛鳥追逐天邊的雲；風有時向著岸上吹，咸豐草背著夕陽摩娑散步人的衣角。兩隻蜥蜴在草叢裡各據一端，大的一隻銀棕色的下頰和胸腹正用力吞嚥，青紫色的尾巴霞光閃閃；較小的一隻彎轉身子慢慢離去，已經失去尾巴的末椎上還有殘餘青影。

二：木麻黃的滿潮

初一還是十五，說是月亮勾起的情仇。不管是圓滿皎潔，還是隱晦沉潛，都那麼激湧澎湃。狂濤奔馬襲捲而來，海岸退卻，漂砂移防。

木麻黃依然守在漁筏泊淺的灘頭。潮去了，沙洲白鳥漫步輕食；潮來了，白翼收在青紗葉裡，聽它絮念相思。

不提防髮葉凋零，身姿枯黯。春風吹不應，雷霆喚不醒。是一場北風戰役的紀念碑，劍戟指處，信魚狂飄，漁人搏浪。是哪一個浪頭遮去了船影？哪一陣漁潮吞沒了歸航？木麻黃停指在驚駭的剎那，目光失焦在波濤之間。

碑前，白花咸豐草為它獻祭。

三：迷彩

潮汐退遠了，粼光淺懶，波動由風。沙洲上一隻招潮蟹，舉起豔麗的螯正要吞噬夕陽。一朵白雲飄近，落下，滑翔翼收起，瘦長起落架站定。踱步子，尖長喙一伸一收，就來爭食那一輪赤紅。

紅日變成一輪驚悚，招潮蟹縮螯。螺圈腿快速輪動，奔過搓滿小砂球的灘地，躲入千百個看起來都一樣的小孔中的一個去了。

大白鷺靜止，鶴守臨晚前的最後一餚。夕陽拖著尾鈎漸行漸遠，海風交班。冷盤裡只剩沙丸。

瓊崖海棠輕擺著葉，為海風擊節。綠扇子招搖夕陽留下的溫存。白鷺拍翅來奪，降落，撞上一壁灰冷。

是碉堡？不像碉堡，碉堡灰樸樸，石厚牆低，藏在灌木叢裡。有梯登頂，是瞭望高台？不似瞭望台，門懷裡明鏡照人，肚腹裡轉折藏幽，小窗可以遠窺，足下是觀瀑聽雨的方便處。是昔日海防番守的寂寞碉堡；今日觀潮的高台；又分身為遊人的方便梳洗間。

白鷺跌跌撞撞，偏斜著翼飛向沙灘，追向夕陽的背影。

四：聽風

像大白鷺伸長脖子，高高的，在王爺的廟冠之上。

借來順風耳，紮成三葉螺旋。怪雲跑得不夠快，強勁的訊息還在重雲疊浪之外。

漁筏臥在勻柔的浪裡，巡了蚵田回來，還在午寐。要與夕陽換班，前去佈網，過境的魚群簽入，都交與燈塔看守。待明日潮低日高再去按內。風不要來，小小螺旋扳不動狂濤；輕輕膠筏經不起浪拋。

王爺依然坐鎮，黑面金冠濃縮了海的訊息，風浪難析難解。

「看風車吧，王爺新引進的天候雷達。」廟祝說。

五：線

海與天，在人們有限的視野裡邂逅成一線。船從那條線下降，托著沉重的網；雲從那條線上昇，乘著遠來的風。

天空是一面鏡，照見海的陰晴。浩浩洋流，穿過海峽的蠻腰，風浪可曾激速；漁潮有沒有在波峰上接續；船有沒有在浪頭前載穩。看天騰度吧，雲是信差。

沒有貝殼和礁石，海收回去了。魚兒遷居，住在消坡塊堆疊的水泥叢林裡，牡蠣串養在潟湖中，海鳥深居簡出。人們只好痴戀那一條不存在的線，借來放在心裡，假裝風平浪靜。將紛亂錯結的心絃，寄海風梳櫛，託海潮漂洗，掛晒熨平再來替換。

